

葉夢新潮散文選

月亮 · 女人

新时期女性

散文中，

开始得最早也走得最

远的女性之谜

及人性之谜

的探索者是叶梦。

生
版社

月亮●女人

葉夢新潮散文選

• 叶梦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

月亮·女人
叶梦新潮散文选
叶梦著

责任编辑：庞俭克
装帧设计：陈亚军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益阳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 159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100册

ISBN 7-5407-1266-X/1.871

定价：4.70元

被人称之为潇湘巫女的叶梦，以其极细腻极敏感的女性直觉，以其对天地人的巫性感悟力，表现一个女人对世界的认识，表现一个女人丰富独特的生命季节。叶梦的作品以纯粹女性角度和态势突入传统文明与秩序，她对女人生命真相的暴露，对女性傲岸灵魂的展示，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强调，把人引入女性生命文化的蛮荒之地，具有振聋发聩的社会意义和不容忽视的文学史价值。

目 录

我不能没有月亮	(1)
紫色暖巢	(9)
走出黑幕	(14)
魂归何处	(18)
风里的女人	(21)
来复去	(23)
正午的梦	(25)
叹骷髅	(27)
读蚂蚁	(31)
柳树的记忆	(34)
触摸死的契机	(37)
风中羽毛	(40)
月光的诱惑	(44)
黄昏的惊跳	(46)
夜的青藤	(48)

极地飞行	(50)
荒凉的等待	(52)
孤城不再拒绝	(54)
白色的招灵幡	(56)
都市日环蚀	(58)
涡流	(60)
梦里过沙丘	(62)
植物人	(63)
黑夜之灵	(65)
等待太阳	(67)
清风梦谷	(69)
黑翼	(72)
我不是一只恋巢的鸟	(75)
云海行	(77)
心空不碍白云飞	(81)
不能破译的密码	(84)

月之吻	(89)
梦中的白马	(92)
静夜的烛光	(94)
潮	(96)
月上心泉	(98)
我是你的卫星	(101)
十二支红烛	(103)
蜜月之轮	(105)
黄昏的蝙蝠	(107)
面对观音的美目	(109)
重新雕塑你	(112)
雨季的情绪	(114)
积云飞来的午后	(116)
追究快乐	(118)
不要碰我	(121)
情缘	(124)

今夜，你是我的新娘………	(129)
生命中的辉煌时刻………	(132)
失血的灵肉苍白如纸………	(135)
创造系列………	(139)
创造的快乐………	(142)
创造九章………	(147)
生死之门………	(156)
陌生的儿子………	(162)
生命的质量………	(166)
奶牛的情绪………	(170)
产科病房………	(174)
自己的苍穹………	(178)
基因的金丝带………	(181)
出窠………	(184)
鱼人对吻………	(187)
享受生命之宁静………	(190)
女人的虚荣心与公关小	

先生	(193)
乍齿之虑	(197)
他不是天使	(199)
中国男孩的英雄模式	...	(201)
手制贺年卡	(204)
黑眼白眼看男人	(207)
回归女人一族	(211)
静静的栗树山	(214)
护生草	(222)
我的女红生涯	(226)
李虹评叶梦	(231)
读者眼中的叶梦	(237)

我不能没有月亮

没有月亮的夜，我的心总如止水般沉寂；可是今日，我在灯下读到这样一则消息时，却被弄得惊骇不已。

文萃报载：“美国著名科学家，衣阿华州立大学教授亚历山大·阿比恩认为，如果将月球炸毁，将其一部份或全部填入太平洋，这样就可以把地球变成伊甸园，从此再没有饥荒。……阿比恩认为，月球是地球上糟糕天气的罪魁祸首，月亮对地球产生一种拉力，使地球目前相对于自己的轨迹有66.5度的倾斜，就是这个倾斜，导致南北半球天气的转变，……他说，目前的科技和核武器能够炸毁月球而有余，月球在太平洋近南极处着陆，就能消除目前的倾斜。”

如果阿比恩的设想得逞，月球便会被毁灭不复存在。

如果没有月，地球上的夜将永远是黑。

炸毁月球是一桩十分可怕的设想，我不希望这个设想变成现实。

我与月之间有一种无法说清的暧昧关系。我记得第一次看人类登月的影片，便心怀一种隐私，眼睁睁地看着身穿宇宙服的登月人大熊猫一样飘忽在月面上，心里紧张极

了，仿佛飘忽之间，真会要踩出我的一个什么秘密来。

月面上那死一般的寂静，那一片没有生命的尘土，那一个个孤寂的环形山，仿佛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它们多少次光临过我的梦境。我熟悉月上尘土的气息就象熟悉我身体的气息。我猜想我身体的元素微粒在月上尘土里亦可一一地觅得。

我很小便知道，我的生命与月亮有关。

我知道世上万物都不是单一存在的，星球与星球，人类与宇宙，完全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整体，这是漫长的岁月形成的生命秩序。

我不知道地球上的男人们隶属于天上何方星宿，我只知道女人的生命形式与月亮的关系。

十四岁那年的阴历七月半，是鬼节之夜，白生生的月光使我烦躁心慌失眠。吃了安定勉强睡下，便梦见月光下有一头白鲸咬伤了我，白生生的月光，滑腻的鲸鱼口，鲜红的血，刻入了我少年的记忆里，从此我便害怕满月之夜。从此，我的生命周期便在月的盈亏之间重复，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生命史上最初的一件大事。

然而，对于我认为的“大事”，母亲则漫不经心，她是医生，一切司空见惯。对于我经常向她哀告这里或那里有奇怪的痛感时，她总是以疑惑的眼神望着我，她老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对于我小小年纪便经常失眠她倒觉得很怪异。后来她对她的同事们介绍我，就象介绍一个病例：“喏，这就是我们那位吃安定长大的姑娘，”

母亲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从童年起便开始失眠。从此，失眠就象一株无赖的藤一样相伴着我长大，无法摆脱。

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几乎没有离开过安定药瓶。

因为失眠，使我对于夜特别熟悉，对于黑夜里的一切声音，对于月下万物的形态氛围都有一般人所未有过的体验。

我的失眠来自一种无端的亢奋，无法抑制。每每这个时候，我的思路会变得格外清晰，人生的各种困惑、感念像涨潮之水汹涌而来，思绪亦如千万头脱缰的野马，在亢奋之鞭的抽击下脱缰而去。我驾驶着这些野马神游八极，整夜醒着的我，便成了一个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超人。我凭借幻想的羽翼在主观宇宙的空间飞行。

在我十五岁那年，我的失眠症突然恶化，我几乎完全仰仗安定入眠。失眠的夜把我引向一个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依旧按照我的想像飞升，我的精神与人格在这个纯主观的世界里得到自由的发展与延伸。

一俟到白天，刺眼的阳光下，我觉得一切都很恍惚，反而生出一种陌生感来，看着满街的标语，正在游街的戴高帽的男牛鬼和剃阴阳头的女牛鬼，我的心里十分害怕。我总觉得白天是梦，白天的一切给人的感觉是不真实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不喜欢白天。

我后来慢慢地发现，凡我失眠之夜，皆是有月之夜。我的有端无端的亢奋来自月亮。我已经真实地感觉到月亮有一只无形的手，结结实实地控制着我的生命。

我因为月亮失眠，因为失眠有了时间，这种时间不好干别的，也无甚可干，只好无可奈何地与月相对。长年与月对坐，使我与月之间有了一种默契。

对于失眠，我不再焦虑，甚至异常冷静，干脆连安定也懒得吃了，有时我会披一头黑发，端端正正地坐到白白的月光

下，仿佛一个老练的弈者，与月亮摆开黑与白的棋局，我执黑子月执白子。

月亮是我心灵的庇护者，是我孤独中的密友。

在没有月的日子里，我虽夜里睡得踏实，但白天醒着的时候却很恍惚，恍若一个刚刚治愈的精神病患者，神情总是呆呆的，脑子则像一桶粥。

也有过有月之夜也尚能安眠的日子，夜半醒来，瞅见一地月光，眼睛一亮，心里一暖，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我骨子里是离不开月亮的。

常常有人邀我到已开发和未开发的风景区参加笔会。由主人领着一帮知名和不怎么知名的写家，爬山游水各处一转，然后喝酒吃饭，然后写一篇文章交卷。每每这种时候，我总不行，大白天的这么多人在一起，看山看水灵感一点也没有了。然而我有我的绝招。我常常是夜半起床，孤魂一样荡出来，趁着月色深山野谷一走，溪畔河边一坐，月光下的一切果不比白日，如是我的灵感便不召而至，一篇夜游记便有了腹稿，而且还不愁与同行诸君的文章雷同。

我的一切灵感都随月亮而至。

我熟悉朔望之间的形色种种的月态，我的脑子里刻有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月谱，在我的记忆里，全部是从童年开始住过的好几处居所的月光印象。

月亮的痕迹印满我的生命。

一位大学教授问及我的学历，当我报告我的全部学历只有初二时，这位教授十分惊讶，并因为我未上过作家班而倍感遗憾。我差点要道破一个天机，我虽未师承任何一位名家，可是，我确确实实有过一位导师，是她启迪了我的灵

感，引诱我走上写作之路，不过，这个不可与外人道。

每每别人问及学历，我向来感觉充实，并没有那种因无文凭而产生的赤条条的感觉。

总之，我得感谢月亮，她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引诱我失眠，她让我过一种颠倒的生活。我遂不以失眠为苦，我从失眠中得到了正常人得不到的乐趣，我常常与月为伴，体验到了许多月夜美的极致，这些极致诱发我沉睡的灵感，在灵感的逼迫下，我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于是便有了别人称之为创作的文字，我沉湎于这些文字的游戏，我从中得到了一种创造的快乐。

月亮之于我，就象宗教，常使我陷入一种入定似的冥想，也使我得到了不寻常的生命体验。

除了万不得已，我一直不敢贸然直接地写月。一个月亮，被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已经写尽写绝。如今读来仍叫人拍案叫绝的佳句名篇还少吗？

尽管我不是存心直接地表现月，但是在我所有的文字中，几乎有很大一部份与月亮有关。有朋友称我为写月的老手，我不敢承认。我与月虽有多年的交情，但我写出来的不过是一些与我生命相关的部份罢了。

月亮不只启迪着我创作的灵感，更为重要的是她一直在左右我的生命。

也许是因为失眠的痼疾，我对人生最深刻的体验是孤独，你想想：万物都睡了，我却醒着，我常常眼睁睁地在黑暗中数着时光的脚步，我觉得我的生命被拉长了，就算是有月之夜，也不过是一种与月相对的孤独罢了，我几乎已经习惯了孤独，把失眠与孤独看成我的生命秩序，以至于后来，

我已经不年轻了，还是孤魂一个在围城之外游荡。

一个清朗明静的月夜，将要长满的月儿是一片刺眼的银白，我一眯眼，似有千万条银针儿刺入眼底，墨蓝的夜空屏着呼吸，太空中有月的低语随着银针儿似的月光笔直地走到我的心里头，我已领悟月亮的诱惑。

孤独到极致的心有冰山在溶化，巨大的生命潜在苏醒在涌动。我的心不再宁静，我已经无法抗拒生命的要求了。

我意识到这点只在一刹那间，当时我和他正在月下散步，我们同时预感到了一点什么，没想到在月老手中捏了十几年的红线儿会骤然收了拢来，我们再无法走开去。他突然拥住我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失望过的眼睛仍不疲倦地望着我。

我几乎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明天。

当我说出这一句时，真是石破天惊，连自己也吓了一大跳。

这突如其来的两个字使我们都感到紧张惶惑起来。

“明天”便是元宵之夜，多么吉祥的月亮的节日哦！

从十四岁那年的鬼节之夜到三十六岁这年的元宵之夜，在两个圆月之间，相距二十二个年头，漫长的二十二年，月亮圆了二百多次，又缺了二百多次，我在圆与缺的月之间慢慢地走了过来。

结婚之于我，是生命史上的又一大事，它给我带来心灵上的巨变，我虽有时能逃过失眠症的折腾，但我生命的节律仍在月亮手中，月亮好像是执掌我生命帐簿的管家，由她在每个月的盈亏之间支付我一粒生命的种籽，也许，她每次都希望这粒种子能有一个结果。然而，我屡屡忽视这种创造

力。结婚几年，我无端地让这些种子失落，让它们都成为没有结果的花，一任红潮卷挟而去。

我的生命周期在月的手中重复，不要多少年，月亮对于我失去节律的生命将撒手不管，这意味着一种创造力的失落。

让生命创造力寂然熄灭这该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当我意识到这种创造的诱惑时，我已走进了生命的秋天。

我欣然调动起生命的全部热情，选择了阴历春三月的满月之夜，我在月下稟告天公地母，我将要在这样一个月白风清的春之夜，着手一个生命的创造。

明月不负我，苍天不负我，九个月之后，一切如愿以偿，我的创造获得极大的成功。我的儿子完全是按照我的设计要求来到这个世界。

我是这个人见人爱的漂亮的小男孩的母亲，我的女人的虚荣心因此得到最大的满足。

我曾经反省我的生命过程，我自认为是一个谜。我不知道是谁造就了我脆弱敏感的神经和尖锐的感觉，我不知道构成我生命物质中的元素究竟是不是与常人有异，是不是因为这些特异的生命物质才使我对月球的引力场、月球的电磁波特别敏感，是不是我的生物电场对月球的磁场、引力场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不管这些那些，反正我与月亮特别地有缘分。

我一直想问我的父母，他们是不是在一个月夜创造了我！

月亮给了我快乐和忧伤，月亮启迪了我的灵感和女人的智慧，月亮使我拥有一份明丽的心境和日趋完整的精神人

格，月亮使我成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我不能没有月亮。

倘若没有月，我的生命便会张惶失措，循环有致的生命秩序便会打破，我的肉体和灵魂定会陷入一派紊乱。

大自然的规律不可随意改变，我想：若月球被炸毁之后，如果地球上的女人们生命周期都发生紊乱，卵巢不复排卵，那么，人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绝境呢？

想到这，于是我便提笔，准备给远在地球另一面的美国教授亚力山大·阿比恩博士写信，请他在考虑炸毁月球的设想时，是不是需要回家征求一下他太太对此设想的意见。